御製大誥

御製大誥序

朕聞曩古歷代君臣當天下之大任閔生民之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當是時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監海嶽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斯君臣之逝遐且久矣育民之功載諸方冊猶如見存君子讀誦至斯陡然情懷感激仰慕於千萬古之下恨不目擊耳聞樂此昇平以為慶幸昔者元處華夏實非華夏之儀所以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學者以經書專記熟為奇其持心

操節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臨事之際私勝公微以致愆深瀆海罪重巍山當犯之期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乖為覆身滅姓見存者曾幾人而格非嗚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歟抑前代汚染而有此歟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令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在外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洪武十八年十月朔序

大誥目録

凡七十四條

御製大誥

君臣同遊第一

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專在竭忠守分智人悟之有何難哉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張君之惡邪謀黨比機無暇時凡所作爲盡皆殺身之計趍火赴淵之籌

官親起藁第二

曩古之君，除堯、舜、禹、湯、文，不過尚書略節之紀，餘無備載，難以測云。其秦不可法。自周至于漢、晉、唐、宋，嘗時賢人君子臣於斯歷代者，受任方隅，所任之事，各必躬親理之，所以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今之參謀，善者禮之，不善者奏聞黜之。凡所施行諸事，議論已成，正官首領官親行草藁，後吏精書之，而乃書押印行，所以事多端正，並無過誤稽遲，所以食天之祿，安如盤石，名流萬古，耿耿而不磨。

胡元制治第三

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語意不通，遍任

九域之中。盡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諸事務。以吏爲源。文書到案。以刊印代押。於諸事務。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後。風俗雖異。語言文墨。且通。爲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務。仍由吏謀。比前歷代賢臣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參謀。遠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衆。往往蹈襲胡元之弊。臨政之時。袖手高坐。謀由吏出。並不周知。縱是文章之士。不異胡人。如戶部侍郎張易。進以儒業。授掌錢穀。凡諸行移。謀出吏。已於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錢粮。概知矣。朕詢明白。茫然無知。惟四顧而已。吁。昔我中國先

聖先賢。國雖運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三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為之。雖朕竭語言。盡心力。終歲不能化矣。嗚呼艱哉。

薦舉首領官第四

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倘有大智之士。屈在下寮。一時不能上達。其忠臣不特己用其賢能。又將速薦以安社稷。致君堯舜。豈肯泛用無籍隱匿非常之才。古者聖臣。嘗以此為常。又不以為罕矣。

諭官之任第五

朕命諸司官前往任所每常數數開諭導引為政勿陷身家其諭之辭曰汝知不才者乎今所在有司坐視患民酷害無端政由吏為吏變為奸交頭接耳議受贓私容謀科斂愚奸既成帖下鄉村聲徵遍邑民人嗟怨此果交頭接耳容謀徵斂機軸之深乎民人既怨何謀之良哉汝不見事覺之後受刑在禁議罪已明身居工役之場贓在數千里外妻子收存者有之眷屬無之者有之多在異姓收藏臨期欲以為用安得而至耶是致家破身亡贓為他人所有比若是而無益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淵泉焉贓

賂之財。何益之有哉。汝往任事。勿蹈前非。

軍人妾給妻室第六

山西洪洞縣姚小五妻史靈芝。係有夫婦人。已生男女三人。被軍人唐閏山。於兵部朦朧告取妻室。兵部給與勘合。著落洪洞縣將唐閏山家屬起赴鎮江完聚。方起之時。本夫告縣不係軍人唐閏山妻室。本縣明知非理。不行與民辯明。擒拏奸詐之徒。推稱內府勘合不敢擅違。及至一切內府勘合應速行而故違者。不下數十餘道。其史靈芝係人倫綱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務。故違不理。所以有司。盡行處斬。

刑部追問妄取軍屬第七

刑部尚書王旹將史靈芝并本夫及妄取軍屬奸夫盡行提取在部不行明坐妄取他人妻室爲妻之罪又不問鄉貫同否曾無日前有奸却乃吹毛求疵詢問出史靈芝三歲時曾定與奸夫唐閏山兄爲婚其人未出幼已故靈芝長成與姚小五爲婚已生男女三人。王旹尚欲差人原籍勾取三歲媒合之人。意在動擾良民。持權妄爲。有乖治體非止一端。

尚書王旹誹謗第八

刑部尚書王旹持五刑以弼五教。旹所習者先聖之

道及其行也不體先聖之教縱奸頑之志讎良善之心懷暴誹謗惟在沽名凡奏刑名增減情辭故行出入每每不當御史唐鐸按實將欲勾問其王旹面傷唐鐸徑引唐則天故事上侮朝廷下慢執法之官其詞曰你入我罪久後少不得請公入甕今所言王旹之事不過一二爾不才多矣

陝西有司科斂第九

陝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縣官王廉蘇良等害民無厭恬不為畏遣黃冊科斂於民朝覲科斂於民買求六部寬免勘合限期科斂於民徵收二稅促逼科

歛於民造上中下三等民冊科歛於民其贓官贓吏實犯在獄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鈔銀纏彩纏條纏褥纏韈頭疋等項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縣聞此一至且不與原指寄借姓名處追還却乃一縣遍府州縣民科要平加十倍如此害民其心略不將陝西百姓於心上騎[illegible]民人昔楚且如西涼莊浪等處河州臨洮岷州洮州軍人缺粮着令民人遺運地將盈雪尺餘深溝陡澗高山峻嶺庄農方息勞倦未甦各備車輛重載涉險供給軍儲中路車頹牛死者有之人亡粮被盜取者有之若牛死車存人

在中途進退兩難。寒風凛冽將欲墮指裂膚。上畏法度。謹遵差期雖死不易。苦不勝言。設若到衛交納淋尖跌斛加倍輸納。無敢妄言。如此艱辛。布政司府州縣官。按察司官果曾軫念於民為此法所難容。各科重罪。

山西運粮第十

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關賢武宣等。贓貪無厭。視民豈如禽獸。且如澤潞等州平陽等府粮餉北供。山高風猛。地槩溜氷。雪盈川野。冷切人骨。寒逼牛心。中途車摧牛死。雖有人存。進退兩難。且納粮之難。

猶頗少苦。其納草之艱甚矣。一車之草。比度鴈門。止足澤潞車牛之用。民人負細軟。詣大同。蔚朔鴈門等處。易草輸納。有司欲取民財。實難言語。故行刁蹬。必欲本處載去。致使民人轉運艱辛。不勝之苦。惟天可知。嗚呼哀哉。有司食天之祿。豈有天災人禍。不至者耶。今之所犯。法所難容。

凌說山場竹木第十一

湖州府官吏劉執中等。不謀公而謀私。將籍沒凌說山場所產木植。砍伐二十九萬。設計差夫搬運。賣過

府縣然後止差五千人搬運後與各各人夫及推官呂惟賢等通同作弊除各匿入已外止解二萬餘根至京自取之禍安可逃乎

五府州免粮第十二

應天宣城太平廣德鎮江五府州爲是興王之地久被差徭特將夏秋税粮不時全免惟元宋入官田地我朝籍没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今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半徵收凡免粮去處如此但凡民粮不一槩全徵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没官田地夏秋税粮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

官郭桓等。盡行分受。君子詳觀。果可容乎。

武進縣夏稅第十三

常州府武進等縣官吏鄧尚文等將民人夏稅。十分以九分上倉。一分入己。聲言民人科斂未足。巧於富戶處借納。如此害民。既徵不足。借於富戶。果後以何陪還。以此觀之。富民不免致害。終無陪還之意。

廬州府夏稅第十四

廬州府夏稅。知府韓克佐等。不憂民艱。言十八年夏稅小麥。粗細不堪為粮。欲令民抵斛來折。朕諭戶部。夫時所收如此。當以此上倉。況此際時當六月。舊收

稻粮已絶。小民盼望新麥已成。若不徵麥而徵米。是故虐其民。其廬州府官之罪。戶部之罪可得而逃乎。

張夢弼私遁贓私第十五

通政司經歷張夢弼子在朝。父在鄉。父子同謀。夤緣朝官。搆為黨比。私遁贓私。坐名前去山西沁水縣追取。其本縣官朱坦等不於本家追取。一槩以為營計。科斂吾民。擾動一縣。代奸陪贓。其縣官及張經歷父子。果可釋乎。

吏毆官長第十六

各處有司。惟務奸貪。不問民瘼。政聲醜陋。愚民所恥。

所以蘇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開化吏人徐文亮等。眇視二縣官長鄧源湯壽輕等。於廳毆打。罪雖吏當。官何人也。

皂隸毆旗軍第十七

蘇州府崑山縣皂隸朱昇一等。不聽本縣官李均約束。毆打欽差旗軍。罪至極刑。若旗軍縱有贓私。所司亦當奏聞區處。安可輕視。

皂隸毆舍人第十八

金華府縣官張惟一等。出備銀鈔衣服等項。齎送欽差舍人。舍人不受。就欲擒拿。特令府官封收其物。府官

自知其難。舍人臨行。其府官發忿。故縱皂隸王討孫等毆打舍人。事覺。皂隸斷手。府官之罪。又何免哉。

攬納戶虛買實收第十九

各處納粮納草人戶。往往不量攬納之人。有何底業。一槩將粮草付與解來。豈知無藉之徒。將錢赴京。止買實收。粮草並不到倉。及至會計缺少。問出前情。其無藉之徒。惟死而已。粮草正戶。罰納十倍。奸頑還可逞乎。

兩澤奏啓本第二十

各處有司諸事奏啓本。及兩澤奏啓本赴京。中間多

有不書寫姓名有寫而不稱臣者以數千里數百里造文一紙以對人君姓名尚不謹書此果為人臣之禮乎於中不恤吾民可見矣

勾取逃軍第二十一

十二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為兵部勾取逃軍或有頑民犯法各部勾取其布政司府州縣貪圖賄賂不將正犯解官往往拿解同姓名者因贓迷惑其心止知己利不知良善受害無可伸訴若將犯罪受刑之咎以己推之豈有貪贓害於良善者且罪人受刑罪重晝則枷項杻手夜則繫項鈴足趕則鐵索牽頸

父母妻子悲啼送程倉卒一時催起路無盤費是後父母妻子收拾盤纏意在往供有司刁蹬不與引行既而買引沿途追趕有中途病死者有飲食不節而負病者所勾之人惟恐違限日加鞭楚雖有微命猶在幾死之間若法司審理不明即作真犯擬罪若上官既明吏不枉法方得放歸其害萬端當時法司肯將此害量推於己豈有良善受害哉然有司因此無辜於善良天鑑不遠一旦發露罪及身家如此者數數開諭每每加刑曾有幾人而省此禍殃

婚姻第二十二

同姓兩姨姑舅為婚。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此前元之胡俗。朕平定之後。除元氏已成婚者勿論。自朕統一。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方十八年矣有等刁頑之徒。假朕令律將在元成婚者兒女已成行列其無藉之徒。通同貪官污吏妄行告訐致使數十年婚姻。無錢者盡皆離異有錢者得以完全此等之徒輿日一犯。身亡家破。悔之晚矣胡人之俗。豈止如此而已。兄收弟婦。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有一婦事於父生子一。父亡之後其妾事於正妻之子。亦生子一。所以

夫婦無別。綱常大壞。與我中國聖人之教何如哉。設理舊事。難為者多矣。所以元氏之事不理。為此也。今後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誅。

賣放浙西秋粮第二十三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上倉肆百伍拾萬石。其郭桓等。止收陸拾萬石上倉。鈔捌拾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筭可抵貳百萬石。餘有壹百玖拾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伍拾萬貫。致使府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己。

諭官生身之恩第二十四

朕常命官。每諭生身之恩最重。其詞云何。曰。汝知父母之慈乎。且初離母身。乃知男子。母徑聞父。生兒矣。父既聞之。以為禎幸。居兩月間。夫妻閱子寢笑。父母亦歡。幾一歲間。方識父母。歡動父母。或肚踢。（音倘）或擦行。或馬跁。（音扒）有時依物而立。父母尤甚歡情。然而鞠育之勞。正在此際。所以父母之勞憂近水火。以其無知也。設若水火之近。非焚則溺。冬恐寒逼。夏恐蟲傷。調理憂勤。勞於父母。豈一言而可盡。及其長也。有志四方。能不致父母之憂。此為孝也。更能異閭里之子。出民上。衣食豐奉於父母。溫凊之道以時。送終之期

設備。人子之道。無以加矣。今爲官者往往不才。父母在堂者忘鞠育之恩而妄爲。彼雖不知父母之慈。父母之慈。未嘗有間。良妻在室。故忘夫婦之道。爲合野婦。彼雖不知良妻之節。良妻之節。未嘗有間。且如福建道御史于敏。初任衛知事。犯法遭刑。其妻擊鼓以赦。朕屈法以赦之。以全貞良之婦。朕謂敏曰。京師人煙輻輳。刁詐容貌者多。少年婦女居京。一心於夫者鮮矣。惟欲夫終日不歸。歲月不還。得以自由。今汝之妻。執父母之良哉。柔訓如是。間有者也。是勿自棄。諭後。復任御史。不踰年。復作非爲。罪當徙役。其妻復救。

仍准貞良赦之。復諭曰。良式之妻。汝勿自棄。仍前御史。復不喻歳。大肆奸頑。交結朋黨比周京内。一犯之後。朕親審問。自知罪惡淵深。朗然自筆奸黨之情。略無阻滞。朕謂曰。汝何若是。對曰。人到神思昏憒不知如何。又作非為。大抵喫不過内外人朝說暮說浸潤。一時見利忘身。朕謂曰。此時如何。曰。臣臨刑方覺悔之不及。此于敏若是而對。朕所審况非一日。所對未嘗異詞。嗚呼。愚頑終化不省。臨刑方覺。死而後已。嗚呼。生身之恩既不能報。貞良之妻自棄不撫。古至于今。若此者鮮矣。

開州追贓第二十五

有司務在問民疾苦撫安良善罪奸治頑伸冤理枉其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係江西布政司九江府耆儒受任以來不將所學運用以持心而乃棄先聖先賢之道私邪妄作上謗朝廷下害良民其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通同六部官郭桓等十二道丁廷舉等寄借贓鈔各官事發坐名定數遣人追取本州官吏羅從禮等分寄一萬七千貫州判劉汝霖竟不將前項所寄贓鈔照名追還却乃帖下鄉村遍處科民代陪前項鈔貫朕知諸處有司一

體如是故出詔播告天下官民人等所有物件錢物寄借須憑文約如無諸司不理理者抵罪其州判劉汝霖視為泛常仍復出帖科民甚至禁錮其民逼令納鈔其帖之詞曰民不以朝廷追贓為重致有開州耆民不忍坐視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焉即遣人按治果如奏狀於是將州判劉汝霖梟令於市

朝臣優劣第二十六

洪武十八年戶部試侍郎郭桓事覺發露天下諸司盡皆贓罪繫獄者數萬盡皆擬罪或曰朝廷罪人玉石不分吁朕聽斯言所言者理哉此君子之心惻隱

之道無不至仁。此行推之於君子則可。小人則不然。且都察院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者異同。下人所事亦異同。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所役之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蓋不得肆其貪有若是。其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其人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少不足，屢被小人相累，陷極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今奸人小人不然，徽剛則謗訕滿朝，鐸重厚無疵，其奸人小人反為懦而無為。一切行移計稟，皆舞文弄法以愚之。賄賂公行，鐸無奈何。嗚呼，聰明決非者以為非，淵泉

其德海容其物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耶當諸司酷害於民有能惻隱民艱不與同類科斂之際或公文不押或阻當不行或實封入奏以恤吾民此際不分輕重豈不妄及無辜每每科無阻當徵無惻隱混貪一槩又何分之有哉

問贓緣由第二十七

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姦豈可隱乎其令

斯出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嗚呼。君子見而其政尤勤。小人見而非心必省。

京民同樂第二十八

在京人民。朕於靜處。少有暇。心即思必與同樂。不期愚民為胡陳所誘。一槩動搖。至今非心不格。面從心異。寡者愚民奔走門下。紛然競起。搆作馬前之卒。為奇謀為吏役之道。自慶奸狡蔽其仁心。是非迷其本性。由是身亡家破。適年以來。坊廂人戶。不許差役使得遂其生。今者諸司犯法贓在坊廂。其坊廂村店人等。不奉朕命。固替奸貪隱匿。直至身亡家破而後已。

今後天下內外城市鄉村凡我良民無得交結官吏設若家道生受誤用官吏贓私錢物纔聞官吏發露即於所在官司首告與免交結之罪。

官民犯罪第二十九

今後官民有犯罪責者若不順受其犯買重作輕買輕誣重或盡行買免除死罪坐死勿論餘者徒流遷徙笞杖等罪賄賂出入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雖笞亦坐以死法司罪同犯者此犯不分贓之巨微除失錯公罪不坐凡私的决並不虛示。

僧道不務祖風第三十

僧尼道士女冠敢有不務祖風。混同世俗。交結官吏。為人受寄生放。有乖釋道訓愚之理。若非本面家風。犯者棄市。

民不知報第三十一

民有不知其報而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因不知其報。不知其感激。一日天災人禍並至。茫然無知其由。憂愁滿室。抱怨橫嗟。孰不知不知其報而若是耶。且以社稷言之。古先哲王立壇以祀之。嚴恭祗奉。未敢有怠。何也。蓋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五土發生五穀。為民立命。天子不能遍祭於天下。則諸有司立

壇所在而祭之又立大社大稷於雉闕之右與廟相
對親之也所以春祭於社祈嘉穀之生成秋之祀是
報成也凡良民造理者居一方一隅食土之利不拘
多少其心日欲報之其誠何施以其社稷立命之恩
大比猶父母雖報無極良民有此念者家道不興鮮
矣方今九州之民有田連數萬畝者有千畝之下至
于百十畝者甘於利其利而不知其報者多矣然而
未嘗不爲富破其家資以保其富嗚呼至此之際怒
貫神人天灾人禍由是所以破家資不過賄賂有司
君差不當小民輩損所以不知其報在此也若欲展

誠以報社稷爲君之民君一有令其趍事赴功一應差税無不應當若此之誠食地之利立命之恩斯報矣咸云君養民果將何以育之君之服食皆民所供衣食既係民供果何養民哉然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興無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斯教者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強必凌弱衆必暴寡鰥寡孤獨篤廢殘疾何有之有焉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焉凡有此者五刑以加焉

五刑既示奸頑斂跡鰥寡孤獨篤廢殘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無有敢犯者養民之道斯矣今之頑民罔知立命之由妄破家資買囑官吏故犯憲章身亡家破由人神之監見也百祥百殃信矣哉

水災不實第三十二

有司牧民水旱災傷是為急務自朕即位以來各處水旱災傷虫蝻生發民人告災有司多不准理及至准理通同無籍頑民以荒作熟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小民愈覺艱辛以熟作荒無藉頑民以為得志孰不知天災人禍至有日矣嗚呼君子小人得有司之位

者。當灾傷之際。君子所以難爲小人。易爲去何。君子受理。被頑所誣。所以受與不受者。兩難哉。蓋由頑民致是。小人徑理。以其賄賂行焉。誣上罔下。竟不爲畀且如高郵州民有水灾。朕令進士詣踏。未至灾所。其有司民人。即以灾冊至進士。謂曰。未曾沿坵履畝。先進是冊爲何。曰。馬前冊。嗚呼。民有不淳者。其同知劉牧不才尤甚。若允馬前冊以進。更微與顏色。交談。馬前冊爲實哉。賄賂公行矣。其進士不諾。必欲親詣灾所。其同知劉牧與頑民議。將已熟禾稼盡行剗去。引水灌其地。若此者若千頃畝。嗚呼。所以君子未敢受

理者為此也同知劉牧易為受理者亦為此也

奸吏建言第三十三

紹興府餘姚縣吏葉彥彬父亦在關之吏其子邑呼曰小疾靈以黃冠符篆印作縣印用使批文下鄉厲民被弓兵史敬德覺露本吏賄於有司虛有罪實釋之後以吏役起赴京師其吏心懷舊恨外名仁義內包禍心建言便民事理中含報讎於弓兵史敬德等二人依所言章皆以人至法司對問間所言事內已虛三件況實報讎告人御史王式文徇情出妄告之罪御史王式文因別事不公者多由小疾靈因事發

黥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書吏梁仲真亦然既刑之後皆繫獄中係原問小疾靈之官不餘數日乃與小疾靈同獄疾靈係是有罪之徒因罪未決得以縱橫遶房代人書寫疾靈事內被告者知疾靈奸詐百端難以口對免曰毋我對詞疾靈知被詐者畏懼謂曰若毋對爾將何我益曰以銀相送時在獄中不便取與人各與花押一枚為照是後各出繫獄果送鈔銀布疋時朕親問諸司疾靈他犯又將及身促為所知畏懼罪責乃以鈔銀叚絹布疋赴通政司首鳴呼人不畏法有若是歟疾靈繫獄處所黥刺斷筋者盈牢呻

吟動地膿血交流本身之罪未決輙敢於若楚處受贓父本老吏朝廷起取即推風疾不起其子赴京父子俱至疾靈被獲傍云父亦在是詢及疾靈伊父果來乎對曰歸矣遣人試捕就京被獲父子無端有若是耶詢情鞫弊其罪甚深父子皆死孰不目擊耳聞其他犯者尤有甚焉

倉庫虛出實收第三十四

天下倉厫并庫藏等處官攢斗級人等有犯贓私問贓自何而得必供虛出實收與納戶某人接受錢物若干當此之際憑指勾納戶到官加倍追陪當該法

司不行如勅究問追徵罪如犯者。

行人受贓第三十五

行人受命而出。或捧制書。或尋常差使。或催督六部。都察院公事。所在受贓者。問贓自何而來。必供諸司所與。擒至諸司。問此賄賂錢物從何而至。必供取之於民。其害民之奸。豈可隱乎。當此之時。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歛不罪外。官吏與者受者罪同。

民陳有司賢否第三十六

自布政司至於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

并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罷更賢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縣官吏有能清廉直幹撫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許境内耆宿老人遍處鄉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連名赴京狀奏使朕知賢凡奏是奏非不許三五人十餘人奏且如府官善政縣府所屬耆老各縣皆列姓名具狀其律內不許上言大臣美政係干禁止在京官吏人等毋得徇私黨比紊亂朝政在外諸司不拘此律

籍沒攬納戶第三十七

攬納戶攬到人戶諸色物件粮米等項不行赴各該

倉庫納足。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追物還官。然後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安保過付第三十八

所在府州縣安保之家。并說事過錢人。皆以口舌利便。說誘是致君子一時被其昏愚。陷入憲章。今後敢有如此者。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詭寄田粮第三十九

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灑派等項。事發到官。全家抄沒。若不如此。靠損小民。

冒解罪人第四十

所在有司官吏。上司着令勾解罪人。往往責故正身。將同姓名良善解發。今後若此。該吏處以重刑。

折粮科歛第四十一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姦。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錢一百文。車脚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重科馬草第四十二

馬草事。戶部侍郎郭桓等官。受要應天太平鎮江寧

國廣德五府州納草人徐添慶等戶贓鈔不行追徵合納馬草却於已納安慶府人戶内多科補納五府州原欠數目以致農忙時月勾取各各人戶到官問出前由害民之奸纔方顯露

諭官無作非為第四十三

諸衙門官到任朕嘗開諭無作非為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以德助朕為民造福立名於天地間千萬年不朽永為賢稱去後曾幾人依朕所諭到任之際掌錢穀者盜錢穀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使寃者不伸枉者不理致使銜寃無訴縱然欲訴下情不能

上達間有達者朕知其然擒奸貪獲無道置之極刑或加流竄刑以徒役決以笞杖是非分明死者且已生者以是飾非謾朋友誑鄉曲皆曰本身無罪乃云朝廷刑暴如此謗訕者多矣朕嘗開諭之際甚是明白往往不依朕言反自取禍且如惡人犯罪善者過誤遭刑二者有畏笞杖傷及肌膚者有畏死而不得生者二者畏罪甚矣乃以金帛賄賂於當該其當該者反不以揚祖宗榮妻子貴身惜命為重前二者畏死買生為官者反不畏死徑接受其賍將自己性命故入憲章臨刑赴法纔方神魂蒼惶仰天俯地張目

四視甚矣哉悔之晚矣豈止晚矣終不獲生如兵部侍郎王志為勾補逃軍等事受贓二十二萬朕親問之爾貪何若是對曰財利迷其心雖君親亦忘之曰今如何對曰臣臨刑方覺悔不及矣嗚呼財利之迷人非正人君子至賢之士不可得而免矣嗚呼免何難哉其不用心爾曩元末之時群雄並起孰不以子女玉帛為先良騎美服為上酣歌作樂為奇生離人父母妻子為妙朕亦擾攘中於斯數事為何不能其保身惜命而不敢當未定之時攻城略地與群雄並驅十有四年餘軍中未嘗妄將一婦人女子惟親下

武昌愁陳友諒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歸朕忽然自疑於斯之爲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朕爲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爲盖爲慕聲色貨利者數數朝興暮敗監此非爲終不同其愚志量豈難哉。

社學第四十四

好事難成且如社學之設本以導民爲善樂天之樂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害民無厭社學一設官吏以爲營生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

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却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輳生員之數欺誑朝廷嗚呼艱哉天災人禍若不災於此官此吏載在祀典之神無憑可敬似此善道難爲惟

天可監智人詳之朕恐逼壞良民不暇讀書家之一時住罷復有不知民艱茫然無知官吏害民者數言社學可興吁古云爲君難誠如是爲臣不易果然哉間有忠良同兇頑之徒聯銜日被所污終不能清不易哉甚矣嗚呼惟

天可監兇頑之徒何父母所生造惡以陷人終化不

醒。神明監焉。禍有日矣。遲疾焉。

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面奏。以憑保全。自今以後。若欲盡除民間禍患。無若鄉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議赴京師面奏。本境為民患者幾人。造民福者幾人。朕必憑其奏。善者旌之。惡者移之。甚者罪之。嗚呼。

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民間若不親發露其姦頑明彰有德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若城市鄉村有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或撥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許四隣及闔郡人民指實赴京面奏以憑祛除以安吾民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患民故囑

文引第四十六

凡布政司府州縣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務者雖無文引同行人衆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

名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問知面奏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律。

民知報獲福第四十七

方今富豪之家中等之家下等之家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去古既遠教法不明人不知其報反造罪以陷身富者田多詭寄粮稅洒泒他人中者奸頑少同下者因無可恃歲被靠損者有之上中數犯罪責者有之有傾家覆産者有之蓋由不知其報而致然耶若使知報之道知感激之理則於閑中起居飲食不時舉手加額乃曰稅粮供矣夫差役矣今得

安閑上奉父母於堂下撫妻子於室雖篤廢殘疾富有家資除依差稅外餘廣家資本身生不能捍本家之患災其兇頑之徒孰敢稱名道姓而盜取之云何蓋君禮法之所治也禮人倫之正民間安分守禮者多法治奸繩頑二者並舉遍行天下人民大安所以孝子順孫得奉祖宗父母父母已逝者除歲時祭祀外餘有其有優游於家庭遂歡妻撫子於一生絕無禍殃為何蓋為知其報矣

偽鈔第四十八

寶鈔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兩浙江東西民有偽造

者甚。惟句容縣楊饅頭本人起意縣民合謀者數多。銀匠密修錫板。文理分明印紙馬之戶同謀刷印捕獲到官自京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決無復犯者豈期不逾年。本縣村民亦僞造寶鈔甚焉鄰里互知而容行死而後已嗚呼。若此頑愚將何治耶。

郭桓造罪第四十九

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無如郭桓甚焉其所盜食粮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幷十

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四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筭諸色課程魚塩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筭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塩諸色等項課程。共折米筭。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精糧。嗚呼。古今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已者幾何。罪及同謀愚頑者生死紀必枚馬。空倉廩之府庫。皆郭桓爲之。

揚州魚課第五十

揚州瓜埠河泊所。欠魚課鈔四萬張。其郭桓著令追陪。通同揚州府知府戴慎。不令網業戶。及湖官陪償。却乃行下富戶追陪。追鈔既足。各人分受入己。變買銀兩。其所欠四萬贓鈔。行下湖官原籍江西布政司追陪。及其鈔至。猶且因循不進。意圖入己。雖未入己。由是而犯。嗚呼。揚州魚戶欠鈔。指以湖官原籍江西。著令江西布政司追陪。其布政司不才。將平民一槩科陪。又非揚州河泊所民。初本所欠四萬。今兩處共追八萬。揚州四萬已行入己。重復追徵四萬。又欲侵欺。君子監焉。人有如此無狀者。

吏屬同惡第五十一

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諸司衙門吏員等人。初本一縣民人。居於鄉里。能有幾人不良。及至爲官。爲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雖刑不治。朕思是官。是吏。其父母妻子。聞此酷害良民。如何並不推己以戒之以諫之。致令身家禍焉。詳觀其屬。非同惡相濟。豈如是耶。

納粮入水第五十二

納粮人戶。及收粮倉官斗級人等。身亡家破。皆自招也且如大軍倉廒。每間不下萬餘石。良民務以乾圓

潔淨上倉奸頑無籍之民但知己之圖利不知所壞甚多且如有納一千石者通同倉官人等入水上倉比所納者止是一千入於萬石之中一蒸之後滿厫盡壞所納甚少所壞甚多天災人禍豈有不至者耶

納豆入水第五十三

馬料豆年年有等奸頑人戶通同倉官人等拌水袢豆以增斛面弊同乎米米壞尚有可食者豆壞六畜不食人何用之每倉一間不下萬餘石因一戶奸頑攙水交納濕熱一蒸盈厫皆壞如此者多矣及期挐往官攢人等治以極刑無知朝廷艱辛者乃曰刑酷

覩不知此等之徒奸頑無厭近為鄧桓敗露倉拆厫移平基毀墻得見官攢人等造禍之深有如此將米豆稻成千餘石或百石盡行埋瘞於地下一槩毀爛其數不必設心如此君子監焉

造冊科斂第五十四

置造上中下三等黄冊朝覲之時明白開諭毋得擾動鄉村止將黄冊底冊就於各府州縣官備紙劄於底冊內挑選上中下三等以憑差役庶不靠損小民所諭甚明及其歸也仍前著落鄉村巧立名色團局置造科斂害民此等官吏果何容乎

積年民害逃囬第五十五

積年民害官吏有於任所拿到有於本貫拿到此等官吏有發雲南安置充軍者有發福建兩廣。江東直隷充軍者有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這等官吏皆是平日酷害於民者且如勾逃軍。賣正軍。解同姓。朝廷及當該上司勾拿一切有罪之人。賣正身。解同姓朝廷着追某人寄借贓鈔。皆不於某人處正追却於遍郡百姓處。一槩科徵代陪。就中尅落入已。不下千萬其餘生事科擾及民間詞訟。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啣冤滿地。其貪婪無厭。一時肇

不能盡此等之徒見在各處軍者軍工者工。安置者安置。設若潛地逃回。兩隣親戚。即當速首拿赴上司毋得容隱在鄉。以為民害。敢有容隱不首者亦許四鄰首其容隱者同其罪而遷發之以本家產業給賞其首者。

差使人越禮犯分第五十六

皂隸係是諸司衙門。執鞭繼鐙驅使勾攝公事之人此等之徒往往承差於所屬衙門。幹辦公務。或勾罪人。徑入公廨。據公座。而坐者有之。當道直行者有之。從正門入者有之。嗚呼公廨朝廷所設。祿君子貴賢

人分理庶務民人瞻仰之所豈是奴僕皂隸人等入正門馳當道坐公座有乖治體此等之徒父母不教妻子不諫致使奴僕之體褻慢官制今後敢有如此者全家迁入雲南當該主使者臨遣之時不行省會毋得犯分杖一百其容令入正門馳當道坐公座此等衙門官吏不行舉覺杖一百流雲南已將洪武十八年秋九月爲水灾事揚州府差皂隸宋重八下高郵州傳遞事務其高郵州同知劉牧輙令本卒入正門馳當道坐公座劉牧跪與執結嗚呼其同知劉牧不才不如一婦人爾自賤其體受皂隸宋重八辱與

化縣知縣敖德真。皂隷宋重八到縣。亦欲如此。知縣敖德真執法不從。以致事覺。已將同知劉牧。皂隷宋重八杖斷流入雲南烟瘴。與化縣知縣敖德真。受賞。嗚呼君子小人。有若此之懸乎。自今以後。各宜慎之。敢有不遵者。當該受辱衙門拿赴京來。吏員承差人等。敢有如此者。其罪尤甚。若六部。都察院。在京諸衙門及駕前校尉。力士旗軍。行人等。非捧制書。止受批差。敢有似前越禮犯分者。許所在官長實封入遞。今後除朝廷差委各處。要招打斷外。其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塩運司。府。州。縣。毋得輙差吏員承差。皂隷人等。

於各衙門要招打斷。敲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祭祀不敬第五十七

開諭為一郡一邑之主。豈止牧民而已。其鬼神必欲依之。陰陽表裏。以行人道。故諭之。出則辭於神。入則告於神。官長既敬。民必畏從之。民人既敬。鬼神奠安。一方善惡。災臨福臨。必不至於妄加。諭後曾幾人處恭寅畏。豈止不畏。江浦縣知縣劉進等。盜其祭帛。鞏縣知縣饒一鱗等。未祭而先食其牲牢臟肉。聞喜縣丞周榮。以活鹿送人為玩物。以死肉奉祀於山川社稷之神。嗚呼。人有不才者如是。然不旋踵而亡者幾

人其禍安得而逃耶。

鄉飲酒禮第五十八

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罪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虛示。嗚呼。斯禮始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

安隣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從者昌。否者亡。

鄉民除患第五十九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幇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拿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

沉匿卷宗第六十

金吾後衛知事靳謙始由小吏起取赴京見其年壯聰敏徑授金吾後衛知事操持案牘掌管衛兵初見聰敏朕以為必然至誠託以心腹雖有機密事務亦曾使令究焉幾歲間事頗不律如不律者皆罪之獨謙且免謙不知其恩數犯以為常朕方知非是懷恩之士命斷事官稽衛卷宗令謙親挾卷宗赴斷事官覿面考對及其至官一衛卷宗十不存一於是着追明白謙終日支吾獨以肌膚以拒刑又令妻奔擊鼓以訴冤之不實斷事官覆奏朕親問之謙不以卷宗

奏荅卻言斷事官誹謗朝廷試將與斷事官周士銘對問委實謗言朕復問譙斷事罪已爾一衛卷宗安在譙不荅復問卷宗有無亦不荅再問到了卷宗有無譙四言到了無於是凌遲處死嗚呼金吾後衛譙未任之先軍七千餘自譙到任增至八千餘其一切賞賜月支其數浩大譙盜賣倉粮數多尅落月支并賞賜其數亦浩大故不立案必欲支吾意在偷生安可免乎。

馬站第六十一

站馬之設遠在萬里報不逾二旬安民之道甚矣洪

武初兵方息民方生餘資何有彼時自京至於西涼北平山西山東遼東四川皆設馬驛着定民人自備其良民奉命竭家資以備走遞時一馬千貫者有之九百貫者有之七八百貫者有之貴矣哉以此觀之何民不因馬驛而貧矣嗚呼良矣哉古先哲王之教民間相傳良民趍事赴功終不為怨教之良矣良民之良良尤甚矣洪武十四年十五年獄有囚者命人視審之謂曰死者欲生乎徒者欲免乎皆曰願曰爾破家資買馬入驛以便走遞代先勞之民從之於是脫羈去禁各着驛所一至驛所即買病馬以應之未

久馬死數以鈔賂驛官不半年餘其賄賂之財可買上等馬一疋其奸頑之徒寧可不買馬入驛惟務賄賂驛官以致使臣至驛關馬令人與行事發着買馬二疋復工役無休於斯之時奸民愈愚嗚呼中上之民着令走逓終歲人馬不閑雖是家道窘逼亦不敢有違以此觀之良者愈良奸者愈愚驗矣哉

開諭粮長第六十二

粮長往常民間不便蓋是有司官不肯恤民上是通同刁詐之徒生事多端取要財物民人一時不能上達如今教你每户家做粮長民有事務粮長除納粮

外。關中會鄉里一萬石粮內。長者。社者。與他說各處府州縣。從古設社稷壇塲。官長每祭祀。春謂之祈風雨以時五穀豐登。秋謂之報成也。古先哲王所奉之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五土發生五穀。立人性命。王者不能遍祭所以所在食其利者。令有司設壇以祀報之。又於京內皇城之外。關之右。立太社太稷。以對宗廟而祀之。特親之也。所以春祈秋報。為民造福。今民有數千畝。萬畝。或百畝。數十頃。數十畝者。每每交結有司。不當正差。此等之家。不知千萬畝田。千萬畝天覆數百十頃畝者。如是其風雨霜露與地相合

長養五穀其家食其利以安生往往不應正役於差靠損小民於粮稅灑泒他人買田不過割中間恃勢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細民艱辛你衆粮長會此等之人使復為正毋害下民了畢畫圖貼說果有荒田奏知明白除豁粮長依說辦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頑民民有不遵者具陳其所以

妄告水災第六十三

鎮江丹徒民有告水災者曹定等所告二百三十七頃所踏止一百六十五頃踏官拘草藁而視之其藁中之辭曰某頃某坵可作某頃某坵以熟作災以災

作熟初朕聞水灾急令人踏意在賑濟佃戶有產之家羅給豈期刁詐之徒有此所以各處有司每逢人間水旱灾傷往往不受理者為其刁詐之民相累也且如丹徒曹定等以熟作荒者六十八頃九十八畝本家田萬畝有奇以熟作荒者四頃七十三畝彼為狀首將民間餘灾不報以荒作熟坑陷善良為此着修城一百五丈嗚呼鎮江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徵稅止是當田夫自洪武十四年免徵秋夏稅糧至洪武十八年五年並不曾徵稅今年妄告水灾竟不知奸出何意所以不赦者為此也

姦貪誹謗第六十四

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做。且府州縣。止以秋粮夏税言之。民人已將秋粮夏税納矣。不甚勞於有司。二税辦矣。其府州縣。官有就倉盜賣者。有與頑民相通。接受贓私。虛出實收者。此果民人難管二税艱徵。陷官於罪責耶。實由貪而自取滅亡耶。府州縣官。專一宣布條章。辨民曲直。民有戶婚田地。鬪毆相爭。一是一非。初招明白。不甚難於官吏。既知是非。輙起貪心。倒持仁義。接受贓私。禍善福頑。以招自身之禍。此果刑名之難歟。實奸頑之自取歟。嗚呼。

絕賢輔我所用皆非忠志之士自作非為強聲君過妄彰君惡逢親友於所在掩非飾過昧已謗人天災人禍豈有不過者耶。

設立粮長第六十五

粮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且如一縣粮該十萬止設粮長十人正副不過二十人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粮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粮官一員赴其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嗚呼其不才有司官吏通同奸頑貪緣作弊故行零碎先後設計留難索亂不勞心力之事自取滅亡教化風俗乃有司之首

務民有風俗未美者朕何嘗速責於有司必待自漸而成刑名失出失入為其人人精神有限智識短長未曾輕責失出失入之官錢糧盡在民間徵歛不足其須在民何嘗即責有司所以責者接受贓私故行出入罪名於糧虛出實收就倉盜賣[illegible]妄起科徵如此虐吾良民所以罪者為此也便於細民之說糧長就鄉聚糧其升合斗勺數石數十石之家比親赴府州縣所在交納其便甚矣柰何愚民猶有謗言乃曰受害此人情之難處有等糧長貪婪無厭將自己合納二稅盡為衆戶所包少有不從倚官挾勢臨門

吊打細民從之有等粮長心懷仁德性體柔懦上不倚官下不挾勢並不令細民包納本戶二稅從實催徵民情不然欺侮懦弱故行過期不足反累善良嗚呼吾言至此惟天可監君子詳觀

徵收不時第六十六

嗚呼有司官吏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專以二季徵稅為奸計麥方吊旗而催夏稅秋稅穀秧方莭早催秋稅害民於青黃不接之時逼民於結實未堅之際頻於箠楚得贓緩矣及其粮成期至可以上倉其官吏

人等故行遷延才蹬留難不得便於上倉直待有益於己而後已嗚呼天灾人禍不至其徒自死必有日矣。

戶部行移不實第六十七

戶部尚書茹太素左侍郎張易右侍郎張文質本部郎中呂士威王士廉劉景顏員外郎蒲如真黃安及主事傅友文王毅徐阜良接恭李益王肅部文煒姚德榮尉綬方彥逸等官故推闒茸將應施行事務故不施行及至督責口稱事務繁冗發落不閑於是命總目日事若干以憑考驗十月十八日早來呈十七

日事件數該一百四十三件勑給事中張衡監察御史胡昌齡比日考對所單之數各各公文皆非十月十七日本日公文盡是十月初三日連日累至十七日故不施行架下數目纔命稽考却乃星夜將半月故行沉滯公文妄作十七日接納發放一百四十三件面欺以為冗繁細察所以十七日本日止有公文六件行移以此觀之面欺平誑一百三十七件海內智人觀之奸頑無藉之徒擅敢肆侮如是

御史汪麟等不才第六十八

廣東道監察御史汪麟戶部主事王肅係洪武十八

年進士登科之後朕嘗愛惜分布各司於公文並不署押政事與正官一體施行所以不押字者爲何恐見任官不才有累進士所以事雖辦而字不押倘有事務差遲罪歸見任特意優容進士其諸進士不才者多恩且不懷不懷奸猾日務獨汪麟王肅尤甚見其恩不懷而詐日習於是實授以職命事諸司未久戶部主事王肅藏匿錦衣衛力士支賞冊內力士四千名本衛知事累次索取推稱亡去終不肯與致令衛知事陳叔銘奏聞朕親問之其冊安在曰亡矣朕謂曰斯冊一失弊大矣所賞人各鈔壹錠布二疋計鈔四

千錠布八千疋爾若堅執不與本衛必塗造關支支則支矣其後將不逾月小吏通同庫藏憑所亡之冊一槩盜支罪甚矣我爾可免乎朕言至此明是主事王肅以冊來首嗚呼鄒桓死而未朽爾乃疾蹈其蹤燈窗之學安在廣東道御史汪麟初在北平道不押公文特使涉歷諸事其汪麟常不居道四散優游都御史題名榜示進士汪麟不着道爲何明旦懇告諸生於都堂求免從而去之既授監察御史之任輒懷己私上言其首辭曰各部所任之官動履奈錯日獲譴責然諸事不能一一盡理次日妙選布政司有司

三日御史本達情以廣言路問刑名失職方今刑名輕重為能事問四多寡為勳勞如此懷私妄誕惑亂朝政曲赦其罪寵居金齒以成見在志人

刑餘攢典盜粮第六十九

龍江衛倉官攢人等為通同户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粮其官攢人等已行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不逾半年進士到倉放粮朝發籌二百根至晚乃收二百三根進士詰焉乃是已刑之吏康名遠仍肆奸頑偷出官籌轉賣與一般刑餘攢典費祐盜支倉粮嗚呼當是官是吏受刑之時朕謂斯刑酷矣

聞見者將以為戒豈意攢典康名遠等肢殘體壞形非命存惡猶不已仍賣官粮此等兇頑之徒果將何法以治之乎

和州魚課第七十

和州判官唐仲芳與同知州邵傑將本州青沙坊等河泊所原辦課鈔一萬九千四百四十貫各分入已及至上司催督起解却將本州人戶不分城市鄉村一槩科斂每戶一貫二貫者有之或三貫者有之以此補納前項課程本州人戶數多科徵鈔數倍於課額除陪官外仍復各分入已如此貪婪無已罪惡貫

盈致有人吏計彥彰首告發覺良民被其剝害不可勝言。

教官妄言第七十一

天下府州縣學官咸懷先聖先賢之道於斯至精者。方敢領受是任。敷演先聖先賢之道。以開天生上智之人。以明中材之士。以訓下愚之徒。學校之設。豈非禮之徒易居之所。實乃賢人君子端本澄源之所。設使君子居是。其徒日漸君子矣。惡人居是。其徒日漸兇徒矣。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寧國府教授方伯循。實封寧國府。知府韓居一。其辭曰。於齋戒未祭。先食牲

羊肉臟又且飲酒及其勾問其府官並無二項非爲餘罪不律者有之詢其所以府官嚴督學校以致教授方伯循生員張恒等五名憾是督責遂於祭祀之際竊伺府官飲茶教授方伯循自行飲酒徑率諸徒詣齋所將府官祭服四面揪捽若奉上司明文擒拿有罪者如此非爲人神共怒且府州縣教官禮義風俗忠孝出焉凡遇祭祀則當訓誨生徒明以持心守戒之道至期率赴壇所陪祀群神非獨本禮誠敬將後生徒爲政不勞祀神熟矣其寧國府教授方伯循不獨不本禮以奉神於壇所大辱掌祭之官可謂罪

不容誅又有餘罪出納學粮不明改換文案以致本府撿舉非止一端嗚呼有司提調學校助君之急務也生徒有奸頑者師卒不能化且得府官助其威嚴以成成效豈不美歟柰何反與不才生徒誣辱提調官罪當皆死所在學校想宜知悉

成造馬船第七十二

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水西松潘客疊碉門黎雅等處每歲進馬不下二萬餘疋為是各處遞運所官夫作弊故將船隻缺少以致將川江船隻打過往往不得依期回還所以着令沿江州郡每處添造船二

十隻其各郡欽依造完者有之十分中完備七分者有之惟太平府同知陳汝器繁昌縣知縣王景東當塗縣丞張鄀蕪湖縣主簿周仁等監工官倉大使潭演道副使胡海高泰房景賢等指以造船為由將閩郡一槩科斂剥削於民止造到船二隻及至遞運仍缺船隻復將川江船打過赴京事覺拏到問出情弊罰各官自於龍江成造四倍終歲不起各官亡者仍拿家屬併工造完似此奸頑還可逞乎

冒解軍役第七十三

鳳陽臨淮縣知縣張泰縣丞林淵主簿陳日新典史

吳學文為勾補逃軍事受要逃軍陳保仔錢鈔逼令民人管伍管歪兒兄弟二人充當異姓軍役兄項陳保仔軍弟項王虎子軍各各着役以致告發又河南嵩縣知縣牛承縣丞毋亨主簿李顯名典史趙谷安亦受要逃軍趙成錢鈔逼令征進雲南有功留守烏撒軍人趙成子鐵驢代充逃軍趙成軍役以致告發此兩縣官員盡行典刑

須行大誥第七十四

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

所在臣民。熟觀爲戒。

大誥後序

皇上有天下以來海宇之廣生齒之衆幾務之繁思得賢才與圖治道若稽古典內設六卿外建十有三道道有所屬府州縣雖職任大小其上為朝廷分憂下為生民造福則一而已日者中外臣庶罔體聖心大肆貪墨原弊所由起於六曹為罪之魁莫甚郭桓六曹端本澄源之地而乃贓貪不法交通所屬重為民害其或根株蔓延能卓然自拔容緘上聞可也乃一槩剝民涇渭淆矣何尤乎人上弗忍生人之無辜也不得已施之五刑致使有生之命代彼當死之命設若守分則俸如井泉之不竭頑乃貪婪肆猶潢潦其涸可立而待斯

玉音日夕所宣諭也聞者宜惕然矣而犯者自若復不忍棄絶
之載勞
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人誦否者罪之罪之者以
其玩法雖罪之實所以生之也題曰
大誥臣三吾竊惟
皇上圖治不遑暇食猶乃營繕是書以為世戒其愛民之意深
矣臣謹請序其後記臣頃在田野欽覩犯諭戒諭榜諭悉
象以刑不無駭焉暮年有幸得侍
日月之光親見罪犯者繼乃信向所象刑不徒象矣是誥也成
周乃洪大誥治之誥非直州長黨正歲時所讀之法之比也
玉音所臨莫不曰大哉
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自今官欽遵之為官箴不敢非法以撓害乎民。民欽守

之為彛訓不敢違法以交通乎官將見比屋可封堯舜之

治。復見于今日矣。洪武十八年十月望日承務郎左春坊

左賛善。臣劉三吾謹序。